遺骸暨文物歸還原主行動——以美加爲例

鄭惠英

摘要

遺骸暨文物歸還原主行動是當代人類學博物館與原住民所共同關注的議題，其內容主要在於要求博物館歸還所藏的原住民祖先遺骸及信仰相關的器物。雙方立場固然不同，但不論是立法或司法依循，或是分別個案處理，其精神都在於能夠兼顧二者的傳統，讓博物館藏品、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可以持續發揮，而原住民的信仰亦可以得到尊重。最後，雙方在歸還議題的協調、互動過程中，應該能有助於人類文化智慧的增進，除了更加深入認識原住民的文化，同時也能交流保管維護的技術。

緣起

翻開博物館的發展史，許多少數民族器物及遺骸的收蔵，不僅是經由傳教士、學者、官員，或是經由商人收集而得，究其取之手段，以現今的倫理標準看來，多有可議之處，部分甚至就法律的觀點看來，亦多有不合法之處。長久以來，博物館都默認這個事實，即使現在現代博物館倫理觀點紛紛出爐，對於昔日大量藏品的取得，多抱持既往不究的心態。但是，這種均衡的狀態卻開始動搖，因為藏品原擁有者不再扮演沉默的提供者，他們要求正視他們的文化、傳統，以及歸還(repatatriation)博物館取自他們的器物及遺骸，特別是那些取得方式不合法者。因此，博物館不能再將取得的藏品視為理所當然，必須轉而投入與原擁有者進行協商，爭取彼此可以接受的空間。

博物館學發展核心之一的北美地區，其境內擁有族群眾多的印第安住民，後者傳統文物多為博物館所藏而，晚年，這些族群的自我意識紛紛提高，進而與博物館之間產生了連串的求還行動與協調，進而形成當代博物館的重要思潮之一(Green & Mitchell, 1990)。至於臺灣地區，我們也陸續聽到部分原住民精英對於博物館藏品、展示他們的文物，略有微辭，雖然目前臺灣社會的大環境，尚未能促成具體的歸還行動，可是身體博物館界的一員，我們應該能夠先行掌握這種思潮的發展。本文即擬試著透過美加地區遺骸暨文物歸還原主行動的思考與發展模式的介紹，希望有朝一日，當我們必須面對這個議題時，不是驚恐地抱怨，而是能積極投入，讓藏者(博物館)與索取者(原住民)之間都能得到較高的滿意度。當然，在這個議題中，最重要的不單是在於遷或不遷、該
還什麼，以及如何還等問題上的爭論，更應
該設法在整個行動中，讓彼此更加了解對方
的立場，同時學習彼此對於文物保護與阐释
的心得，設法讓物得到最適當的照料。如何
同時兼顧原住民文化與博物館的功能，應該
是我們在這個議題上共勉及努力的目標。

爭議焦點

表面上，在整個類種文物歸還原主的
議題上，博物館專家關注的重點似乎偏向於
政治性與法律性議題的討論，原住民(註1)
則傾向於文化及宗教議題的爭取；但實際
上，博物館專家面臨可能失去長久擁有的藏
品時，不免也會陷於感情上的難以割捨，至
於原住民，不可否認地可以藉由博物館保
留傳統器物及先人遺遺的同時，也增進自己
族群的認同與認知。在這種微妙的互動關係
下，博物館專家（包括人類學者及考古學者）
及原住民紛紛就此立場，對於遺藏文物的
歸還原主提出不同的意見（Bernstein, 1991;
Floyd, 1985; Webster, 1988），意見分歧如下：

1. 萬物者——博物館人員的觀點

博物館人員面臨他們花了很多心血收
集、照護與研究的藏品，可能被逼著回去，
不免質疑整個歸還行動的允當性，同時也對
於決策者沒有尊重他們所作的研究與維護成
績，感到不平；當然也有人樂觀其成。一般
而言，博物館人員所持的觀點是：

● 博物館藏品的不僅是少數族群的文化，更
是全人類文化的一部分，而若原住民收回
的文物，遺憾，沒有給予適當的保護（可
能是沒有能力照顧，或是採用其傳統方式
任其破壞，亦或被認為類外人萬物後，其
聖潔已失，必須加以捐贈，以免致於厄
運，不一而足），整個人類的文化便永遠
失去了這部分的文化價值。再何況一有便
有二，歸還給一個，其他族群跟進，豈不
是飛蛾撲火？

● 若要歸還，則該歸還給誰？如何確定誰才
是真正的主人？

● 文化遺產後，原先傳統信仰的文化，可能
已失去其意義與價值，如何認定哪些是具
有宗教意義的文物？其認定標準為何？

● 整個歸還行動，是否有必要加以立法？如
果沒有適當考量，沒有適當的準備，便倉
促立法，極可能對於文物造成不良的後
果，甚至毀了文物本身。立法之後，因為
都以一定的準則衡量，無法照顧到各別的
差異，因而形成許多牽制，終究整個歸還
行動，不過只是求一個答案「是」或
「否」，而是整個社會、文化及歷史意義的
考量。但也有人贊成現代化的必要性，除了
可作為所有權認定的標準及界定歸還項目
及對象的優先順序，同時還可以喚起大眾
的重視，並且在產生紛爭時作為仲裁的依
據。

● 只要辯論得法，歸還行動有助於博物館進
一步掌握藏品的文化意義及增進關係藏品
的能力，換句話說，只要博物館能與原住
民领袖及社區密切合作，遺藏文物的歸
還將是有助於雙方的行動。

2. 原住民——原住民的觀點

長期以來，其文化內涵一直被強勢政治
主體忽略，剝奪的弱勢原住民族群，面臨無
傳統文物可用於傳統儀式的實施，以及先人
遺留物被挖掘出來研究乃至於展示的難題，他
們要求歸還他們原有的權利，其所持論點
為：

● 我們是原主，當然有權利依照傳統的方式
對待我們的東西，還該要歸還，回覆它
原該具有的尊嚴，異地而處，若是你們祖
先的遺留甘被挖掘出，你們是寧可將之還
回去？還是歸還在眾人之前？而宗教
器物，如若原該讓其與大自然同志，那麼
就不該違反這個法則，至於其他可以保護
的文物，我們當然也會盡力而為。

● 博物館的典藏品，真正拿來研究與展示，
其實只佔其所有藏品的極少數，極多數
只是收藏在藏品庫內（萬一典藏空間不
夠，還落得堆置在角落墊腳），既然如
此，為什麼不將我們需要的文物歸還？尤
其在我們設置自己的博物館，需要相關文
物展示時，更需要博物館實施歸還行動。

● 同樣地，原住民對於是否立法規定歸還的
細則，也是正反意見並存。但是，對於博
物館直接保有或懷疑為非法取得的藏
品，卻又同時高談博物館倫理的作法，頂
不以為然。

針對上述不同的意見，美國和加拿大各
自發展出自己的歸還模式，前者創制法律以
為依據，後者則主張以道德倫理為主要考量
基準，並且應分別視為個案處理。二者的立
意都在促使遺藏文物歸還原住民得以具體
實施，也儘量兼顧博物館及原住民的需求，其思考及行動方式闡述於後。

### 立法為據的美國

美國境內原住民文物的歸還事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但是直到八〇年代左右，整個歸還行動，才真正成為一個嚴肅且熱門的議題。除了因印第安族群本身的自覺外，也是整個社會文化環境認真重視與尊重印第安文化，已經成熟開花的結果，雀爾茲(E. C. Childs, 1980)以美國的法律條文觀點撰文討論彌補行動即為佐證。他從印第安人的主權、宗教自由法案等，談及部落及傳統文化的界定、部落財產的確認與被侵犯濫用的處理，到整個歸還行動所涉及的議題及法源基礎，最後他並建議凡是對該族群具有傳統及當代宗教重要性、持續具有宗教重要性，同時確實為預印第安族群的文物，應該無條件地視為必需歸還的文物。在雀爾茲一文中，已經呈現整個歸還法案的核心思想，事實上，整個歸還法案近的發展與成立，有其脈絡可循。

1978年，美國原住民宗教自由法案(The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Act)，保障美國印地安人、愛斯基摩人、阿奴人(Aleut)、夏威夷原住民信奉、表達及實施其傳統宗教的自由，包括可以出入其相關遺址、使用及保有其神聖的器物，以及執行傳統信仰儀式等等。

1980年，內政部建議所屬各聯邦博物館
1. 聯邦博物館不得再進行蒐藏美國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或是夏威夷原住民當代宗教儀禮重要器物，並且將相關器物市場資訊通知有關族群加以留意。
2. 若部落執行其傳統的儀式，必須使用到博物館的蒐藏品時，博物館如沒有其他充分理由則必須將其歸還。
3. 博物館必須洽商部落首領有關於如何展示說明、典藏、維護該部落神聖的器物，以作為館藏品的相關作業依據。
4. 博物館得接受部落人士定期前往博物館，對其蒐藏的神聖器物，進行該部落認為必要的宗教儀式。

1990年，立法「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暨歸還法案」(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註2)。法案規定美國印第安人及夏威夷原住民的埋葬遺址、遺骸、墓葬品、傳統宗教領袖於祭典時使用的神聖器物（其宗教儀式今日仍沿襲之），以及其他歷史、傳統、文化呈現的重要器物等為歸還項目，並要求聯邦機構及博物館長期將所蒐藏或稽管相關藏品列成清冊，主動提供給相關族群，作為索討之依據。歸還方式及地點由博物館及所屬族群雙方議定。其他未列入清冊的藏品，若經當地、親屬關係、生者、考古證據、人類學、語言、民俗、口傳文學、歷史或其他相關資料及專家意見，足以證明其關係者，亦須盡速設法歸還。凡有助於美國科學研究的藏品，將於研究結束後九十年內歸還。

1991年，位於華府的史密森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ion)配合國會的歸還法案，提出「人類遺骸及文化製品的歸還政策」(Repatriation Policy for Human Remains and Cultural Materials)，載明一經要求後，所屬博物館必須歸還身份確定的可證實為某一文化、部落的遺骸、陪葬品、原住民(Native American)社區擁有的財產及博物館所藏不合法取得的藏品。同時擬進一步規劃處理、照顧、展示宗教和儀式器物的方案。

### 道德倫理為本的加拿大

1992年，由「加拿大博物館協會」(theCanadian Museums Association, CMC)及「第一民族機構」(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 AFN)等聯盟協商的人選，組成二十五人小組，分別代表博物館及原住民(first people)，針對增進原住民參與解釋其文化與歷史、增加原住民使用博物館藏品及器物暨遺蹟的歸還三個議題，進行討論，並交相邀請其他相關單位及個人提出建議，反覆修改編輯而成「博物館及第一民族特別工作小組報告」(AFN & CMA, 1992)。其報告中首先肯定博物館蒐藏、研究、展示、教育對於闡釋文化遺產的功能，以及原住民對於博物館這些功能得以發揮的貢獻(bid, p. 4)。關於歸還議題，除了建議每一個歸還事件應當作個案處理，應分別就實際的狀況，以倫理與道德為考量基準，勝於全盤規格化，制定統一的條文辦理；另外還規劃其範疇包括人類遺骸、陪葬品、神聖器物與儀式用品，以及其他相關於
現存原住民文化社會重要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器物。相關於歸還議題的報告簡述如下：

● 遺骸部分——主張凡可以追溯其血緣及文化，則應加以歸還其所屬家族或族群，但基於科學研究之需，雙方可達成某種協議。協議適當的研究範圍，同時博物館應徵詢原住民遺骸處理辦法的意見。

● 文物部分——除了建議非法取得品應當歸還原住民，還建議符合取得的界定品中，可以考慮部分歸還（包括所有權的轉移），或是出借給原住民團體；另外，雙方可以考慮將原品製作複製品，以因應雙方的需求。同時，博物館在處理藏品時，需徵求原住民團體或個人的同意。

為了促進原住民學習博物館專業技藝，以及提昇博物館的專業知識，報告中還提出訓練方案，包括讓原住民接受博物館學的訓練，以及博物館人員向原住民學習如何以傳統的方法照顧及闡釋文物藏品，讓兩者各取所長，各盡其利。


附註

注1. 本文泛稱為原住民，乃指各國家領域現存早期定居的民族，其實在每一個國家中，都有不同的稱呼，例如美國稱作「美國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或「美國土著」(Native American)，加拿大稱作「第一民族」(First People)，至於我們這裡亦有稱作「臺灣南島民族」或是「先住民」等等。


參考文獻


MOA. UBC Museum of Anthropology.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藏品
研究組助理研究員。